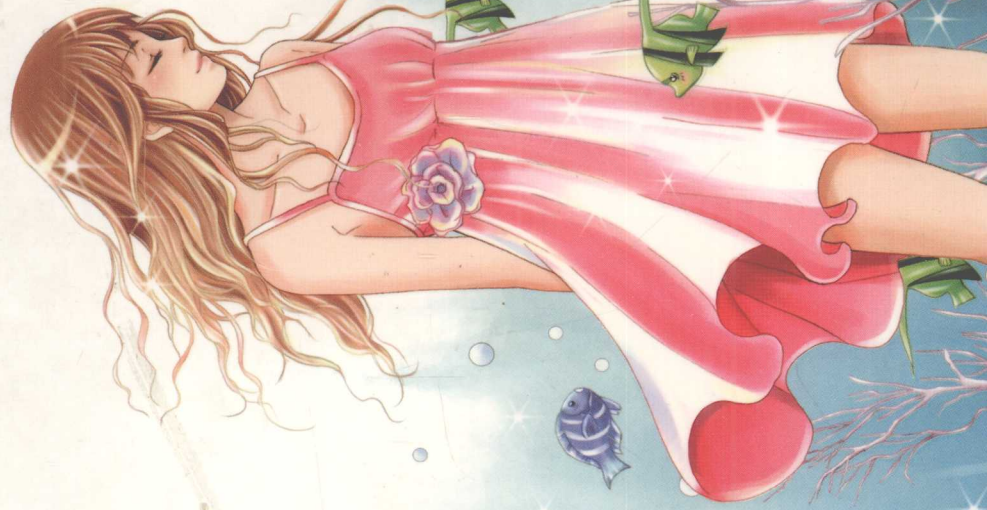


亲爱的， 还记得我吗

Do you remember me

2007年度蝴蝶爱纯浪漫新作，
打开你心扉中的那一扇爱之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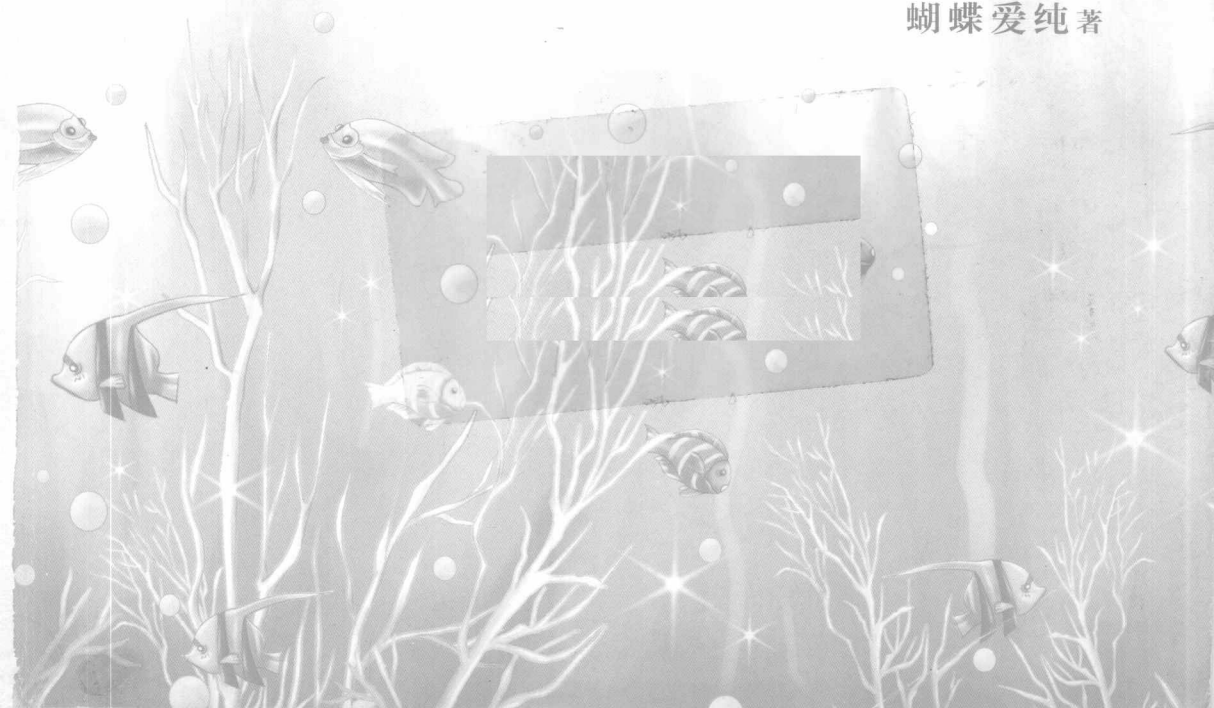
蝴蝶爱纯著



亲爱的， 你还记得我吗？

Do you remember me.....

蝴蝶爱纯 著



青春酷语(第三辑)

主 编：珠 雅
责任编辑：吴日珊
装帧设计：花 雨

出版发行：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社 址：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商厦
电 话：0471-4971950
印 刷：广州市快美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：960×710 1/32
印 张：160 字 数：4000千字
版 次：2007年1月第1版
印 次：2007年6月第1次印刷
书 号：ISBN7-204-06802-5/I·1200
定 价：380.00元(全20册)

本系列作品均有著作权，任何重制、仿制、盗版或以其他方式加以侵害，一经查获，必定追究到底，绝不宽贷。

【版权所有，翻印必究】

亲爱的， 还记得我吗

Do you remember me.....

张浩志：与父亲张承有深深的隔膜，独立自强，偶遇美人鱼，被吸引，展开一段凄美的爱情。

美人鱼：有湖泊一样的眼睛，勇敢地生活，如凤凰花一般在浪漫年华离开这个世界，然而她是幸福的，寂寞都留给了张浩志。

李明德：温暖的让人感觉美好的男子，全才艺术家，对于绘画，建筑设计尤有独特感悟。唯一的一次爱恋却是一个过往复杂的女子。他的爱有一种百折不挠的韧度。

蝴蝶：曾是叛逆少女，认识了李明德以后逐渐变得明净单纯，当她决心跟过去的一切挥手说“再见”时，意外却发生了。于是，她选择了逃避。

刘少康：一个在花丛中逐蝶的男人，他的心却忠诚地，深深地藏着一个女子。

李明丽：倔强的妖娆的女巫，爱上了磐石男子张浩志，付出了许多永生难以忘怀的情感，却忽略了给予她力量的刘少康。

游馨兰：刘少康的高中同学，卑微的暗恋者，知道刘少康心中有另一个人时却还是企望用自己的温暖慰藉他。



亲爱的，
还记得我吗

Do you remember me.....



亲爱的， 还记得我吗

Do you remember me.....

目录contents

002 序



004 第一章 遇见了美人鱼



049 第二章 爱情里的规则

080 第三章 泰迪熊的秘密



125 第四章 狐狸的蓝窗户

172 第五章 两个人的世界



序

那一天，有人对我说——

你是一个对爱情很消极的人。

怎么会？爱情如此美丽，谁会拒绝？

任性的我转过身，决定以后不会再理睬这个奇怪的人。

这一转身就过了三年。

今天，再一次回头，看见那走过的路开满了带刺的红棘花，才恍然大悟，我的确是一个不太相信爱情的人。

从来不曾爱一个人，而会觉得一定能地老天荒，会觉得他一切都好。

只是，希望发现在生命里的那个男人，有一种超越我的气质，比我懂得多，和他在一块，会觉得开心，那也就足够了。

所以，在构筑这个故事的时候，我书里写的是一种超越规律忠贞的，执着的，至死不渝的爱。无论时间、空间，都无法隔绝灵魂深处的那一丝悸动。即使到了暮年，在回忆中，仍然是鲜活美好的一种爱。

这种爱太纯粹了。

以至于我们常常会怀疑，会不会有这样的爱存在。

而我，不得不抱歉地说——

我是一个对爱情比较消极的人。

所以，不能给你肯定的答案。

然而，爱着一个人，也未必一定是轰轰烈烈、风风火火的。王子与灰姑娘的故事，发生的几率太低了，也正因为稀少，所以才让大众觉得珍贵。

曾经，我也极度地渴望，像任何一个怀抱梦想的少女，希望终有一天

可以遇见王子。然而，王子又有几位呢，而我们，要用多少的运气才能遇见？

于是，现在的我，要借这本书告诉你——

那一个，在你生命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男子，便是一位王子，只属于你一个人的王子！或许他非常普通，可是看久了，也会觉得顺眼又可爱。



003

序



第一章 遇见了美人鱼

我用
如光速一样的坚定
奔跑
只有这样
才可以寻找到你

学校的七里香都开疯了。

白色的小花苞在深绿的叶子中，像一个小漩涡，空气里有一种湿润的甜甜的花香。梅雨五月，针似的雨丝密集地落在花苞的尖角处，又落在叶脉间，再掉下来，滚入潮湿的土地中，与别的小雨丝汇成一小道一小道的水流，缓缓地淌在银白的校道上。

张浩志寂寥地站在图书馆的大厅出口处，数着七里香的朵数，越过一个人影，又越过一个人影，在层层绿浪中寻找小小的花苞。

雨越来越大了，雨丝变成了雨滴，只不过是一瞬间的事情。

在雨中行走的，渐渐疏落了，只有一两个撑伞的人在悠闲漫步。

雨滴变成了雨幕，一片白蒙蒙。

不一会儿，偌大的校园安静了下来，可以听得到雨的巨大喧哗声。

“你在这里干什么？”

这是张浩志第一次听到她的声音，娇娇的、嫩嫩的，像是春日阳光下的一股清澈的水流。

四侧无人，张浩志张望了许久，才发现声源来自于右边的一根圆石柱后面。



“你又在这里干什么？”他顺口把问题抛回去。

“我在参加雨的集会啊！”

他绕过厚重的黑沉的圆柱，一个小小的女孩子坐在阶梯下，抱着臂弯，仰头看天上来的客人。

很奇怪，张浩志仿佛看到了银色的雨丝笼罩在她的周围，像被施了魔法一样光芒闪耀。

她的头发又长又黑，像深海里的水藻。

她是来自深海的美人鱼吗？

“开玩笑啦！你不要被吓到，我是在等雨停。”她调皮地笑，有一种恶作剧成功的得意。

“雨停了，你要做什么呢？”过了一会，张浩志才冒出一句话。

“回家啊！”她皱皱眉头，显出一副不耐烦的表情。

真奇怪！刚才明明是她先搭讪的啊，为什么一下子就翻脸了？

张浩志莫名奇妙地生气了，又向后退，回到圆柱的另一端。

站了一会儿，那上千朵上万朵的七里香竟然失去了逗人喜欢的灵性，变得空白而单调了。他的耳朵里好像有一股小水流在里面翻腾，令人烦躁。



这是一个星期内，张浩志第五次来到图书馆的屋檐下大厅出口。

天蓝，云白。

没有下雨的天气，七里香的花苞像一幕呆滞的画境。

在天晴的时候，只有大蓬大蓬的凤凰花才是主角。

图书馆的斜对面，有一株根干盘曲，枝叶繁茂的凤凰树。青绿的长剑尖叶子，一片片地重叠在一起，连成一串串，再聚成一枝枝，每一枝木青色的络纓垂在粗实的枝干上，风一拂，就是一支欢快的舞蹈。

到了春天，火焰般的丹朱红的凤凰花就盛开了。

张浩志忽然期待着雨丝的到来。





那位雨一样的女生，她在哪里呢？



黄昏的时候，薄薄的阳光披在耳垂后面，暖暖的。

张浩志从篮球场出来，不知不觉走到了凤凰树的繁华绿荫红雾下。

蜿蜒的鹅卵石小路，仿佛走不到尽头。

那开得很艳的凤凰花掉落在石径上，像一个凄美的感叹号。

“停下！”

下雨了吗？

伴随着那一声“停下”，他仿佛听到一阵骤雨声。

一个穿着湖水蓝的百褶裙，脸颊如蔷薇花瓣的女孩子从凤凰树的荫绿中走出来。

“是你！”张浩志惊喜得心脏怦怦地跳。

她没有理会，径直走到他的前面，蹲下身，小心翼翼地张浩志的右脚旁捡起一朵嫣红的凤凰花。

“你差一点儿踩到它了。”

她葱似的手指抚摸着椭圆的花瓣。

近距离地，他看到了她的一双湖泊般静谧的眼睛。

她望过来，仿佛有一股深蓝的水流瞬间淹没了张浩志的身体。

“有些美丽的东西，总会在一瞬间消逝——如它。”她捧着凤凰花，轻轻地说。

“可是，它在这样的烂漫年华死去，不是很有一种壮烈的美吗？”

“死亡也有美丽？”她冷笑，“你这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家伙，那都是书本上写来赚人眼泪的。死亡代表的是诡异的可怜！”

她似乎真的生气了。

张浩志忽然觉得，这个外表如水般飘渺洁净的女生，骨子里恐怕不是藏着温柔的过往吧。



张浩志终究没有问她的姓名。

因为怯懦。

午夜醒来，从宿舍的后阳台往外望，可以看见，远处的一抹山黛在月光下沉睡。

他听到宿舍楼有一个男生在唱歌，声音沙哑而哀伤：“年华似水……”

男生反反复复唱的就是这样几句，也许是哀悼过去，也许是回味过去。

而他的心中，有一种奇妙的感觉，如翠翠青草，不可抑制地抽长拔节。



眨眼间，五月已经过去。

天开始变得晴朗、干净，让人忍不住微笑。

顺着学校从东围墙一直往前走，不到二百米，有一个公交车必经的候车路口。

长方形蓝柜铁牌竖立在那里，像一个孤独的稻草人。

张浩志扶着门把进去，公车突然一个踉跄，他的身体往右侧一俯，滑稽地摇摆了几下。

这时，他听见了一串溪水丁冬般的笑声。

接着，在右侧最末的座位上，张浩志看见她迅速地收敛笑容，摆出一个深山影潭般的无涟漪表情。

“嗨，你好，怎么这么巧呢？”

“很巧吗？难道我每天遇上的每一个人，都是巧妙的相遇？”

“我并没有这样说……”张浩志有些尴尬地笑。

她警惕地望过来，摆出一个臭脸，侧头看着窗外。





她一定以为他讽刺她了。

张浩志心里很懊恼，却不知再如何开口。

他忽然想到了非洲的豪猪，小小的体型，却顶着一身又长又黑的倒刺。

“哦，你快看！”她突然掉过头，拍他的手臂。

真是一个喜怒无常的人。

那是路边的一户民宿，三层高的小洋房，靠近路的这一边，是一大片一大片的牵牛藤蔓缠绵绵地附在了沥青楼板外。

“你说，为什么牵牛蔓都长在楼的这一边？”

张浩志想了一想，老老实实地说：“因为靠近路口的地方噪音又多尘埃又密，主人希望绿色植物可以帮助美化家居，吸尘减少噪音。”

等了一下，她没有回应，难道他又说错了什么？

“那是因为阳光。牵牛花的蔓茎总是要朝着阳光指引的方向生长，否则它们会枯萎；而楼的那一侧被高的建筑物挡到阳光了，所以牵牛花的蔓茎都密密麻麻地拥挤在有阳光的地方。”

“你是生物系的学生。”张浩志肯定地说。

她笑笑，不置可否。

“你要去哪里？”

“去还东西。”她拍拍身边大大的斜挎包，“你呢？去哪里？”

“我……瞎逛。”

说谎的时候他一定是脸红了。

她狡黠的眼睛盯着他，似乎已经洞察一切。

其实，张浩志是害怕她后一站下车，这样他就不知道她要去的方；但是，他又希望她永远都不要到站，那样，就可以幸福地呼吸有她的空气了。



蜜湖路口。



她站了起来，唤司机停车。

他也慌乱地站了起来，亦步亦趋地跟着下车。

她走在前面，银灰圆头的平底鞋，微O形的双腿可爱地一脚前一脚后。张浩志轻快地跟着她的脚步前进，心中的欢喜已经满溢。

走至一幢日式洋楼前，她停住了脚步。

洋楼的镂花铁制大门庄严肃穆，门畔的右侧有一块花梨木制的长方形板，上面写着“张宅”。

难道她要进去的是这一户人家？

她偏过头，指着西南侧围墙，“你看见了吗？绿的叶子和红的桑椹，满满地挂在树上，好诱人啊！”

那是从日式洋楼的花式围墙里伸出的一枝桑椹。

正是六月时节，紫红的饱满的桑椹一颗颗缀在树上，不足三十厘米的枝干上就可以结出成千的艳红果子。

“你知道吗？桑椹的样子就像是一颗带壳的花生，却被染上了郁金香紫，咬一口，甜香笼舌。桑椹一开始是青涩的，身上长满了绿白的刺，等到成熟时，那些绿白的刺都软化成了糯香的肉了。”她继续说。

而她防御的武装，像非洲豪猪的黑刺，还是像桑葚的青刺呢？

张浩志暗暗祈望她是后者，这样才有机会软化她的戒备。

走了一段路，她又停下来，回头。

她看着那桑葚，眼睛里闪着一种留恋的光芒。

张浩志转过身往后跑，敏捷地翻上墙头，一折，就把桑葚截下一大枝。

“汪汪。”狗叫声立刻逼来。

他跳下墙头，拉起她的手往前冲。

虽然很慌忙，但还是可以感觉到她温婉的小手紧紧地握住他的中指和拇指。

“桑椹。”

俯在墙角喘气的她，脸色苍白，他还以为她就要昏倒了。幸好，慢慢地，她站稳身子，接过这一枝红红绿绿的桑椹，低下头，不说话。





张浩志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只知道有一滴、两滴、三滴的雨水掉落在晴朗的蒸着热气的街道上。

她哭了？

她抬起头，眼睛里水气氤氲，模糊得像下着雨的天空。

“谢谢你。”她低低地说，几乎如蚊语，但他还是清清楚楚地听见了。

“我到了，你回去吧。”

她小小的背影，慢慢地走进了前面的一座建筑物，上面有地方电视台的标志。



她的似水流年，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痛苦或者快乐呢？

那一枝桑椹，让她有了什么样的回忆呢？是真实的梦幻，还是虚假的生活呢？而她的灵魂是坚硬的，还是柔软的呢？

张浩志知道不能去刺探别人的私隐，那是不道德的行为，是残忍的行为，但是爱情可以忍受隐瞒或者空白吗？



有一段时间他频繁地坐每一趟从天华路到蜜湖路口的公共汽车。

上车之前，他都希望 306 路的大胡子公交司机刹一下车，这样他就可以自然地像章鱼一样摇摆，也许就可以听到那天使般的笑声了。

可是，有时候，他的座位旁边是一个紧张兮兮的中年妇女，有时候是一个戴大框眼镜的小学生，有时候是一个穿着灰白唐装的老爷爷……就是没有一个像水一样的女孩子。

车停了，从车门走进一个孕妇，粉红色的孕妇裙像一个大号的圆鼓。

他失望了，可下一秒，看见了紧跟在后面的是一个小巧的女孩子，穿着桃红色的 T 祖衫和海水蓝的牛仔裤，走路的姿势像是跳跃的花朵。



她慢慢地走过来，脸上带着微笑，看起来心情很好的样子。

他“倏”地站出来，大声地喊：“嗨，我在这里。”

她那样自然地走过来，仿佛这情节已经做了一万年般熟稔。

“你都已经笑到露出两排牙齿了。”

她调皮地笑，张浩志就恨不得有四排、八排的牙齿可以露出来。

“今天，你要去哪里？”

“还是到电视台啊。”

“可以告诉我为什么吗？”

“我帮电视台的一个动物节目翻译英语。”

“哦，你是……”他的脸又红起来了。

“我是外语系大二的学生。”

静静的，她把头又转向车窗外的多彩景观。

“蜜湖路口的乘客，请下车。”

她站起来，自己往外走了。

张浩志突然有些生气，她永远都是这样没有礼貌的人吗？

只犹豫了一下，车就已经开走了。

他坐在车窗边，终于还是忍不住趴在车窗偷偷地看她走路的样子，低头，O型腿一前一后，海草般的头发在风中飘舞。

车速很快，很快，只能看见一个小小的黑点了。

张浩志沮丧地低下头，却发现她的座位上有一个长方形的荷花白信封，干干净净的，没有收款人、落款人、邮票，也没有缄口。

他的手掌可以覆盖得住信封的四角，恐怕这种迷你型信封不过六厘米长吧。可是，这窄窄的六厘米却像一个荒芜的旷野，让他不敢有探险的勇气。



深暗的夜晚，他突然醒来，珠锈灰的床单在暗夜里透出一点点的色彩。



在方形枕头下，是她的荷花白信封。

这一夜，他睡得又甜蜜又惊惶。

张浩志好像呼吸到她挑选这款信封的丰美心情，呼吸到她用尖细的铅笔写字时的洁净心情。从深夜三点多，他一点一点地将身体从被窝里拔出来，一下一下地扭开床头灯，直到确定这样细微的动作老天爷是不会知道的。

然后，他打开了信封，从里面抽出两张薄薄的叠成四方形的信纸。街坊流行的心理学书说，把信纸叠成四方形的人，是心思单纯的人。信纸是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，还有凹凸不平的齿痕。而他也发现了，荷花的信封是张 A4 复印纸折成的。



海豚先生：

你好！

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，不过，我给你造了好多的绰号。

下雨的时候，你呆呆地站在楼梯上面，嘴里喃喃地数着七里香的朵数，又古怪又好笑，于是以为你是一个有妄想症的神经病。

在凤凰花树下，我首先看到一双沾满尘埃的球鞋，一条松了的带子疲倦地甩来甩去，于是我确定你是一个不修边幅的垃圾堆。

在公车上，你举起笨拙的熊掌向我打招呼，脸色涨红，活脱脱是一株会活动的番茄。

在偷桑葚的时候，我几乎要以为你是一个训练有素的贼了。

这样的你，一个个重叠在我的脑海中，我都不知道哪一个才是真正的你。

不过，我真正认为的是：你是来自深海误入尘世的海豚。

我曾经见过一尾海豚，又黑又亮的眼睛直直地瞪着我，仿佛在诉说着什么。

你的眼睛，我一直都觉得记忆深刻，原来是童年时候深藏在脑海中的